

D·H·LAWRENCE

劳伦斯

性爱丛书

WOMEN IN LOVE BY D·H·LAWRENCE



但汉源译

恋爱中的女人

[英]D·H 劳伦斯著 但汉源译

劳伦斯性爱丛书

恋爱中的女人



花城出版社

恋爱中的女人

〔英〕D·H 劳伦斯 但汉源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海彩印制本厂印刷

(南海市桂城叠南)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0.125印张 1插页 460,000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60-2816-4

I·2405 定价:2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儿子和情人》、《虹》并称劳氏的四大长篇小说。

古德兰是一位女雕塑家，偶尔与姐姐厄秀拉去旁观婚礼，对年轻英俊的煤矿主杰拉尔德一见钟情，内心呼喊着想进一步了解这个幼狼般的男人。郡督学伯金与名门千金赫迈厄妮关系密切，但赫迈厄妮发现伯金想摆脱她，她意识到他是一种毁灭自己的力量，恍惚之中就用石球砸他。后来伯金把心交给了明丽温顺的植物课教师厄秀拉。古德兰在杰拉尔德眼里成了绝代佳人，在一座拱桥下，她在他的有力亲吻中整个肉身逐渐融化了。安葬父亲后的第三个夜晚，杰拉尔德摸黑来到古德兰的床上，她接受了他那无法规避的爱抚，可黑暗中她又预感残酷的鸿沟将横亘在二人之间。……两对情人的爱恋线索就这样套叠交织着展开，异性的情爱，同性的友谊，旧情的纠缠，父女的冲突一一展开。

译 序

戴·赫·劳伦斯是一个震撼世界文坛的巨人，他令世人赞叹、醉迷、困惑、同情。

英国文学评论家弗·利维斯称他是“我们时代的伟大创作天才，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①。皇家文学社会会员、诺丁汉大学菲·品特教授称“他是二十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②。小说家和散文家爱·福斯特说他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伟大而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③。作家凯·卡斯韦尔则把他说成是“我国自瓦·司各特以来的所有的作家中作品最为丰富多彩的作家”^④。

劳伦斯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他强忍着病魔缠身的极度痛苦，创作出丰饶繁富且精美绝伦的小说、故事、剧本、散文、游记、诗歌、论文、书信，以及绘画作品，给人民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文学遗产。就其长篇小说而论，《恋爱中的女人》和《儿子与

① 见《小说家劳伦斯》，企鹅出版社，1981。

② 见《审判〈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译海》编辑部编，花城出版社，1988。

③ 见穆尔《血肉之躯——劳伦斯传》，张健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

④ 见詹·博尔《劳伦斯在“将”读者的“军”》，载《劳伦斯研究》，刘宪之等编，山东友谊书社，1991。

情人》、《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当代人称为他的四大名著^①，这几部作品最富有创见，也最引发争议，最享有名望，最具有影响。他在世时屡屡受到官方的野蛮迫害，书也每每遭到当局的横暴禁毁。他的声誉的几度沉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本世纪人类在文明与原始、理想与现实、灵魂与肉体方面的烦闷与挣扎，展示了他们认识这些真相与冲突的一种艰辛而曲折的历程。

他所目睹、感受和理解的东西，都无私地融注于他的作品中，留给了后人，他一生的丰采，他给予我们愈来愈多的生活的希望，是一份崇高而不可估量的馈赠。^②

《恋爱中的女人》始写于1913年，四年后经改写定稿。三月中旬，劳伦斯在写给英国文学评论家爱·加尼特的信里说，“我知道我能写出全英国最伟大的作品……你看着吧。……我的最新小说《姐妹》已经写了180页了。这是一本奇怪的书，似乎是自己冒出来的。……自然啰，现在还只是第一稿。……我原打算写给‘年轻女子’读的”^③。同年9月他又写道，“《姐妹》进展顺利，已写了一百多页。……我认为它很不错，非同凡响。我完全沉浸在这本书的创作之中。……现在，我一心面壁著书”^④。

1914年4月他在写给英国文学评论家约·默里的信里说，“我拼命工作，一本小说开了七次头，写了一千多页”^⑤。这就是《姐妹》的一部分，并改称为《结婚戒指》，日后也就成了《虹》，另一部分则成了《恋爱中的女人》，这两本小说几乎是同时在修改。

① 牛津大学文学教授雷·威廉斯语，见《审判〈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② 见劳伦斯夫人弗丽达写给爱·福斯特的信，载基·萨格《劳伦斯的生活》，高万隆等译，山东友谊书社，1989。

③④⑤ 见《激情的自白——劳伦斯书信选》，金筑云等译，花城出版社，1995。

同月他在写给爱·加尼特的信里具体提到了“我今天寄去的……包括着督学等内容在内”，这“督学”自然指的是鲁珀特·伯金。

1916年5月他在写给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巴·洛的信里说，“我已开始写《虹》的后半部”^①，这就是《恋爱中的女人》。

6月他在写给爱·福斯特的信里说，“我在写《虹》的续集。感谢上帝，我终于感到自由了，可以不受拘束地写作了”^②。

8月他在写给凯·卡斯韦尔的信里说，“我考虑给我的小说起名《恋爱中的女人》，不过心里不大有把握，你觉得怎么样？”^③

同月，他在写给美国诗人艾·洛厄尔的信里说，“眼下我正忙于为新小说《恋爱中的女人》打字”^④。11月他又在信里对她说，这是“一本颇为自豪的小说”^⑤。

大约在11月中旬，他写信给凯·卡斯韦尔说他正要寄这部小说手稿的抄本给她和她丈夫，可见书已杀青^⑥。

《恋爱中的女人》的情节并不复杂。妹妹古德兰是一位雕塑艺术家，偶尔与姐姐厄秀拉去旁观一次婚礼仪式时，对年轻英俊的煤矿主杰拉尔德一见钟情，内心呼喊着想进一步了解这个像幼狼的男人。德比郡的督学伯金与准男爵的千金赫迈厄妮过从甚密，她主动地处处接近他，热望与他确立一种亲密不渝的关系，可是越是奋力把他拉向自己，他越是竭力挣脱开去，她认定是他的存在正击毁着自己，就在恍惚之中举起石球向他砸去。后来他则把自己的心交给了明丽温顺的植物课教师厄秀拉，她也意识到自己被某种深固的信条束缚在他的身上，却又觉得这是两人之间一场殊死的搏斗——或者是一场拼向新生活的搏斗。古德兰在杰拉尔德的眼里成了绝代佳人，他只渴望去亲近她，此外别无奢求。在孤

①②③④⑤ 见《激情的自白》。

⑥ 见艾·汉恩《劳伦斯和他身边的女人们》，于茂昌译，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

零零的拱桥之下，她在他的有力亲吻中整个肉身逐渐融化了。父亲安葬后的第三个夜晚，杰拉尔德摸黑来到了古德兰的床上，她接受了他那无法规避的爱抚，可是在黑暗之中又感到这可怕的、残酷的鸿沟将永远横亘在她和这另一个人中间。……两对情人的爱恋线索就这样套叠交织着展开，异性的情爱，同性的友谊，旧情的纠缠，父女的冲突，父子的对抗，生人的插足，充满了吸引与排斥、爱与恨、灵与肉、生与死的矛盾，最后厄秀拉和伯金到大陆南方去寻找罗密欧与朱丽叶，觅求天国福岛去了。古德兰在奥地利遇上了一个矮小丑陋的德国雕刻家，感到了一种即将到来的解脱。幽暗的黑夜里，冰封雪困，杰拉尔德浑然不觉地爬上山脊，隐约觉得灵魂之中有什么绷断了，永生跌入了虚无的梦乡。

小说《恋爱中的女人》是对社会现实的哲理思考，是对人类命运的本质根究。它通过对几家人、几代人的生活经历的真实描述，勾勒出英国从传统的乡村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历史进程，揭示了19世纪后半期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化，特别是展露了资本主义现代机械文明对人性的恣睢摧残，剖析了人的畸形失常的心理状态，从而否定了这个堕落而腐臭的社会。^①“当纯粹的机械主义或物质主义进入人类社会之后，灵魂自动地转向了，各种不同的人物进入了同样的机械的大一统中”，并“强迫人类将所有的能量都仅仅用于为了获取而竞争”^②。雷·威廉斯颇有见识地指出，他一生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对强有力的工业主义主题作出反应，他的理论发展的杰出价值是他处在一个了解这活生生的过程的位置上，并将此过程看成是一种普通的现象而不是一种特别的经验^③。

从杰拉尔德身上，我们看到了生命成了机械胜利的牺牲品。^④

① 见郑达华《评〈恋爱中的女人〉的思想和艺术特色》，载《劳伦斯研究》。

② 劳伦斯语，见雷·威廉斯《评戴·赫·劳伦斯》，载《劳伦斯研究》。

③ 见《评戴·赫·劳伦斯》。

④ 见《小说家劳伦斯》。

他自己成了工业的一个部分，工人都是他的工具，而他是机器之神。一个人的作用恰如一把刀，要看它切起来是否抵用。正是工业主义，使人成了机械的奴隶，它扼杀了人的本能和直觉，毁灭了人的追求和愿望。劳伦斯在心目中一直把工业主义视为首恶，他所揭露和抨击的是导致工业社会的丑恶机制，而不是工业本身。“英格兰的真正的悲剧，在我看来，是一种丑陋的悲剧。这个国家如此可爱，可这个人造的英格兰却如此邪恶”，他如是说^①。

《恋爱中的女人》“正是我倾注了最多心血的著作”^②，“一个人要将生气勃勃的作品带入当今世界，就像要玫瑰在一月开花那么难”^③。和它的姊妹篇《虹》及日后他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命运一样，这部小说一经面世，便遭到肆意的诋毁与疯狂的围剿，说什么此书“邪恶”，“淫秽”，是“对性剥夺的丑恶的研究”，“是一本忏悔录”。这帮蠢材哪里知道，劳伦斯以一种天才的识见，在生命的精髓里找到了永恒的价值，而且更是以预言家的身份，在性描写中隐含了人类与社会、人类与世界的关系的极为丰富的内容。他的每一部小说都以某种哲学理论（诸如关于存在的理论）为背景来结构主干，那些理论与活生生的生存体验和谐统一为一体。伴随性爱体验的，是大量关于历史、政治、宗教和经济等问题的严肃思索^④。

例如杰拉尔德在一个神志恍惚、思绪混乱的夜晚，第一次来到古德兰的床上。他到达的时候，靴子上沾满了父亲坟上的泥土。他们的炙烈情感是一种束缚：一个人得以满足总是以另一个人蒙受损害为代价。他们的一次次交合遗留下一种畏怖、压迫和恶心的反感。她从他那里获致感官享受方面的认识，而他从她的肉体

① 见《评戴·赫·劳伦斯》。

② 见劳伦斯1920年6月写给美国记者罗·芒齐尔的信，载《激情的自白》。

③ 见劳伦斯1917年3月写给画家欧·柯林斯的信，载《激情的自白》。

④ 见冯季庆《劳伦斯评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则毫无感情和好意地得到了满足。乃至劳伦斯对词汇的选用也让人有一种完全怪异的感觉，某一刻杰拉尔德在古德兰看来似乎像是一块镗，一块“致命的、活生生的金属”，古德兰那不多的接吻在旋予时却无异于一座钟“在机械地抽搐”^①。

古德兰和杰拉尔德爱情关系的失败，在于两人只是停留在情欲表层的恣意放纵。而被劳伦斯所肯定的厄秀拉和伯金这一对才是毫不犹豫地突进了更深的存在，由完美的性关系而走向新生。“树林中不时传来微弱的声音，可没有什么打扰，不可能有什么打扰，整个世界被古里古怪地排挤在外，一个新的神秘之物取而代之。他们脱下了衣服，他把她搂进怀里，并找到了她，找到了她平时一直隐匿的肉体，那纯洁而发着柔光的现实。……她对他有着欲求，她抚摸着，在摩抚中得到了无法言说的最大的交流，隐秘，微妙，绝对恬美，这是一种壮丽的礼物并又一次给予，一次完美的接受与顺从，一个不解之谜，那种永远无法认知的现实，永远不能变成内心满足的维持生机的肉体现实，而仍旧是外部的，包孕着隐秘、平静、微妙的活生生的肉体，那个神秘现实的肉体。她的欲望实现了。他的欲望也实现了。因为她满足了他，正如他满足了她一样，这是另一个无比神秘的、可以摸触的、真实存在的人所给予的那种永恒壮丽”。

世间或许不容易出现像劳伦斯这样敢于透彻地探索、赞叹男女性爱的作家，他的细腻微妙的笔触，直接伸到人类生命中最隐秘的角落——两性交融中的欲仙欲死的生动过程，描述完美的性结合对于成就人物完整生命和性格的本质作用^②。

在我看来，性是指完整的男女之间的关系……这种

① 见劳·莱文《〈恋爱中的女人〉1996年印本引言》，本书附录（二）。

② 见《劳伦斯评传》。

关系一生都在变化，一生都在流动……性欲在这当中只不过是一种生动的、最最生动的表现而已^①。

“平衡”是《恋爱中的女人》中一个关键词^②，这也一直是劳伦斯在男人与女人之间、精神与肉体之间所寻求的一种理想^③。小说中赫迈厄妮和伯金过往很密，然而她是一个心理畸形且占有欲极强的女人，伯金当面说她是“没有真正的肉体……只有自己的意志”，他的拒绝使她沮丧失常，于是在狂乱的心态下，她“抓起一块天青石并全力向他的脑袋砸下去”。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爱情也随之破裂了。

古德兰在杰拉尔德妹妹的吉日良辰一见到他，便感受到了“他那光彩射目的美，男性美”，竟然自问“我是不是真的特意为他而出世的呢？”在制服了受惊的牛群后，她表示了对他的爱抚，他神摇意夺，无力自持。一个黑夜，他“双手紧紧地搂着她，似乎要把她融进自己的体内，她那温暖，她那柔婉，她那令人可心的肌体，如饥似渴地醉心于她的整个肉身”。不久的另一个黑夜，他“一头扑进了她那亲柔温暖的怀抱……如痴如狂地沉埋在愉悦和感激之中”。可是，杰拉尔德是一个灵与肉分离的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压在他身上，似乎他的心中是个真空，而外部世界却是拔刀张弩”。在威利湖上，“她的胸间激荡起一股对他的爱悦，他那男子汉性根……散发出一股浓馥，一种出类拔萃的完好无缺的丰采，正是一种醇正的男子气概”。她甚至“炽烈地渴求跨越这无形的水上空间，能与他交合”，不过她很快意识到“自己对未来所编织的美丽幻想，正受到丑陋和虚伪现实的无情嘲弄”。刚

① 见劳伦斯《我们彼此需要》，载《性与可爱》，姚暨荣译，花城出版社，1988。

② 见彼·惠伦《人生之路与人生之河》，载《劳伦斯研究》。

③ 见《血肉之躯》。

刚云雨巫山，她便觉得“他们永远不会结合在一起”。他则“越来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她的身上”，“横恣无理地施行自己的企图”。这种关系的不平衡“使双方都心胆皆碎”，她认为他只想耗尽她的精力，“她正在被人杀死”，没等多久就在一个德国艺术家的挑逗下高飞远走了。结尾，一个天寒地冻的雪夜，处于无望之中，他一头倒在冰山洼地。

男女之间不和洽的关系不单会导致爱情夭折，而且也使已有的婚姻名存实亡。杰拉尔德的父母就是典型一例。托马斯觉得妻子“简直就像是身上的黑暗”，“像一只猛兽，有着鹰一般迷人的美姿和魅惑……然而又像囚在笼中的一只鹰”。克里斯蒂安娜则“几近失去了全部知觉”，“她和丈夫间已视同路人。这种关系又非常深固，非常吓人，是一种相互彻底毁灭的关系”。

劳伦斯在揭示男女关系的冲撞与摧折的同时，描写了厄秀拉与伯金之间的一种顺从、分离、结合的艰困而成功的过程。起始，这一对年青人并不和谐，双方经过较长时间心灵上的撞击，各自克服了身上的弱点，抛弃了以往的障碍，最终达到了内心的沟通。厄秀拉“祈求得到纯挚的爱，只要纯挚的爱”，伯金来到教室讲解柔荑花时，她就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发现“他身上有一种强烈的肉感——一种奇特的圆润醇醪藏匿其间”。他们恋爱了，可是随后的发展却是一种吸引与排斥、甜蜜与苦痛的交混。厄秀拉认定“爱包括一切”，“爱情远远超越个人”，她明确地对伯金说“我们只需要相亲相爱”，却又“渴望在亲昵之中占有他，完全彻底地作为私产拥有他”。伯金则不愿做女人的俘虏，抱定“个人在爱情之上，在一切关系之上”，说什么“爱不是根，它只是一个分枝，根在爱之外”。他爱厄秀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铁定不变了”。他对她那强烈的女性的自负和专横又进行了抵制，说“它只是一个破布娃娃”，要她“丢弃那孤行己见的顽劣秉性”。他后来逐渐调整了自己的意识，厄秀拉也作了妥协。她的希望的核心是

“绝对爱她”，所以在获得他的承诺之后，便“变得安贴不动了，仿佛主宰着她的命运在驱动她。是的，她默认了”。“她发现了创世纪时上帝的儿子中的一个，而他发现了人类第一批最灿烂耀眼的女儿之一”。

我们像一朵玫瑰。男女双方的激情既完全分离，又美妙地结合，一种新的形状，一种超然状态在纯洁统一的激情中，在寻求清晰与独立的纯洁激情中诞生了，两者合而为一，被投进玫瑰般的完美的天堂^①。

《恋爱中的女人》自始至终被“死亡”、“腐朽”这类字眼鬼魂般地缠绕着，故事蒙上了一层忧伤悲惶的悲剧色彩。杰拉尔德的弟弟幼年死了以后，该隐的影子就一直尾随着他。不久，水上聚会他的妹妹黛安娜落水溺死，还搭上了一个年轻医生的性命。杰拉尔德的父亲“行将就木……命在旦夕……奄奄一息……厄命残喘……心头的一丝微气就是不断”。小说对他这种拖泥带水的死的描状延续了八章，约占全书篇幅的七分之二。

故事是以杰拉尔德的惨死为终结的：冰雪困封，寒夜刺骨，四周由峻峭而阴森的陡壁和悬崖拱抱，他磕磕绊绊地爬上绝顶，感到“有人要谋杀他”。“上帝耶稣，莫非真的生有时死有地？”他对葬身雪谷早有预感，山地“这深幽死寂却令人惶惶不可终日，它将人的灵魂隔离开来，让人的心脏用冻冰封裹”，尽管他滑雪的兴致未尽，可总觉得“孤凄凄的，似乎心脏是被冰凌死死裹住”。

小说的本意写的就是杰拉尔德作为工业主义意识与意志的代表而一蹶不视的过程，它以场景组合的方式引领读者亲身体验和领悟消亡和泯灭的必然。湖上聚会在她情意最浓时，古德兰就觉

① 见劳伦斯《爱》，载《性与可爱》。

得“他像一个晶莹透明的幽灵”，在房里接受他的爱抚时，他“是一个满肚子灌着死亡苦药水的人”，在异国旅馆她紧紧搂着的却是一个“僵硬的、没有生命的躯身”。他在伯金的眼里“是一个来自北方的白种精灵……业已走完霜雪毁灭的神秘过程”。

显然，这里说的死亡和腐朽绝不是某一个人自身肉体的丧亡和烂朽，而是对充满灾难、破坏、悲哀、毁灭的黑暗社会和罪恶世界的如实摹绘。你看，整个矿区“像是地狱里的一个王国……这里的人们都是食尸鬼”，伦敦聚会的酒吧成了“腐朽死亡的漩涡中心”，威利湖“水下的地盘多么空敞……能容得下成千上万的人”。英国的真正现实，拿伯金的话来说，就是“黑森森的冥河”，他不断惊喊英格兰“患有不治之症，受尽病魔煎熬”，“除了消亡……还能有什么结局呢？”他们决定高翔远行，因为“据说虱子都要爬离快死的躯体”。劳伦斯不是反复在心灵疾呼吗？！“这世界太腐朽”^①，“人们的肉体、灵魂与精神都遭到压抑、禁锢、宰割”^②，“欧洲已不复存在，仅仅是一堆废墟”^③。

死亡和腐朽不一定是消极和悲观，死亡可能是新生的准备，腐朽可能是新生的泉源。劳伦斯借伯金之口解释说，“死亡之轮不停地运转，如同创造之轮转动一样……这是一个向前进步的历程”。杰拉尔德询问何处是特别的世界，他肯定地回答“创造嘛。与其削足适履式地毁损自己去迁就这个世界，不如改造这个世界去适应你”。虽说小说里死亡和腐朽的载体杰拉尔德“死了，死了并冻僵”，可是“生命的源头是永存不朽……它能够创造奇迹，在旺炽之时创造出新的品种、新的意识、新的体态、新的生命”。

① 见劳伦斯 1916 年 5 月写给巴·洛的信。

② 见劳伦斯 1917 年 1 月写给律师戈·坎贝尔的信，载《激情的自白》。

③ 见劳伦斯 1917 年 7 月写给美国作家沃·弗兰克的信，载《激情的自白》。

**最重要是一个新的灵魂……过去的三十年结束了。
忘掉它，让我获得新生。世界应该有一个新天地，新的
灵魂，一切都是新的……^①**

战争爆发了。“一场浩劫，人类尊严丧失殆尽。劳伦斯已意识到这一点”^②。他遭罹了狂态的诽谤和迫害，沦为一个漂泊异乡的流浪汉，被人无端怀疑是德军间谍，竟至给驱逐出了康沃尔。他忿不可遏地、以令人难以理解的充沛力量与这个癫狂的世界抗争着。他说，这是一本虽则并不叙述战事本身，却是在战争期间最终成形的小说，只企望这段时间不要凝滞定死，以至战乱给书中人物带来的悲痛会使人认为理所当然而不予重视^③。“它确实刻画了战争对人类的影响。它具有破坏性……”^④

《恋爱中的女人》“这本书是真实的”^⑤，是作者自己好些欲望、渴求和拼斗的一份记录^⑥。从书中引用的素材来看，不少细节就是实人实事：1890年矿主托马斯·巴伯的次子被哥哥用枪误伤致死。他的女儿两年后在水库宴会上从汽艇跌入水里，次日人们发现她紧箍着前去救援的医生儿子的脖子，六岁的劳伦斯当时很可能就在现场。长子菲利普经常骑马在庄园信步，伊斯特伍德的居民说，劳伦斯有一次确实看到他鞭打母马，因为它被门前的一列火车惊坏了。菲利普在父亲过世后接管了煤矿，实施一套更为有效却缺乏人性的管理方式。

从伯金身上，我们很容易看到劳伦斯本人的影子。在“出

① 见劳伦斯1915年11月写给辛·阿斯奎斯夫人的信，载《激情的自白》。

② 见吉·钱伯斯等《一份私人档案：劳伦斯与两个女人》，叶兴国等译，知识出版社，1991。

③ 见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1920年印本前言》，本书附录（一）。

④ 见劳伦斯1917年7月写给沃·弗兰克的信。

⑤ 劳伦斯语，见基·萨加《作为人和艺术家的劳伦斯》，载《劳伦斯研究》。

⑥ 见《〈恋爱中的女人〉1920年印本前言》。

游”一章里，作者糅进了他与弗丽达的一场口角^①，她在1952年写给穆尔的信里说“在那一幕里我朝他扔了那枚戒指”^②。在“一座小岛”里，作者记叙了他与弗丽达的另一次很长的争吵。“男人之间”里的那段对话与他 and 约·默里在1916年春末的一次有关兄弟关系的对话多么相似。

古德兰的原型可能是作家凯·曼斯菲尔德。她在蓬巴杜酒吧从那伙男人手里抢信的一幕确实取材于现实生活。

弗丽达曾指出，路·巴罗斯可能在外表上就是书里的厄秀拉。

小说中的另外一些角色，也可以在往日劳伦斯的生活里找到踪影。赫迈厄妮来自现实中满身珠光宝气且颇有地位的奥托林，她的哥哥则是奥托林的丈夫菲·莫雷尔，厄秀拉的情人斯克雷本斯基有点像弗丽达的一个表兄，乔舒亚取自生活中瘦小的拉塞尔公爵，哈利戴是剑桥的唯美主义者伊登，彼得是合伙人黑索尔坦因，马克沁是苏维埃大使列特维诺夫，米内特则是索霍区的一个艺人模特，洛克说不准就是画家马·格勒特，铁路道口那撑着一根木腿的看门人像是劳伦斯幼时伙伴梅布尔的父亲。

他的家乡伊斯特伍德在小说里成了贝尔多弗镇，莱姆庄园成了肖特兰兹，在诺丁汉公路南面与其平行的一条新街成了萨默塞特路，奥托林的住宅成了布雷多尔比府邸，伦敦皇家咖啡馆里一间私人宴会厅成了蓬巴杜酒吧。

劳伦斯的作品……来自他的生活，反过来又滋养着他的生活^③，他对自己所经历的每件事都要直接写入小说中去^④，如弗丽

① 见理·奥尔德顿《一个天才的画像，可是……——戴·赫·劳伦斯传》，冰宾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② 见《血肉之躯》。

③ 理·奥尔德顿语，见顾明栋《阶级、生活、艺术——论劳伦斯的社会背景和艺术》，载《劳伦斯研究》。

④ 见《劳伦斯和他身边的女人们》。

达的彩色长袜，他送给奥托林的色泽柔和的蓝石，马·格勒特的旋转木马，以及黑索尔坦因在伦敦寓所的一尊非洲雕塑。

他以一种真正的天才在生命的精髓里找到了永恒的价值，并且写进了他的作品^①。

《恋爱中的女人》里的人物几乎个个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故事里的米内特本是一个出场不多的人物，看劳伦斯如何挥洒自如：她的眼睛姣丽动人，秀美如花，明澄圆睁，谛视着他时目光赤裸裸的。眼球表面似乎浮漾着一层离奇古怪而又五色斑斓的彩虹，一层裂变游泛的模糊丝网，一层阴晦滞缓的薄翳，犹如浮在水面的油花。酒吧间里很热，她没有戴帽子，那件宽松素朴的针织女套衫用一根细带挂在脖子上。套衫是用鲜黄色的中国丝绸裁制的，从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脖子和纤纤细小的手腕处垂下，显得很有坠性，很是松泡。她外貌朴雅完美，真是娇娆可人：五官匀称，身形娉约，光彩夺目的一头金发垂落至头部两侧髻髻而匀整，她那姿容端凝、纤秀、婉媚，她撩拨人心的丰美线条，她那娇好细柔的颈项，她那匀细丰润的肩膀上悬垂着色泽艳冶的宽腰身女服，整个相貌实在妙丽迷人。她举止文秀温静，几乎算是不动形色，对人若即若离，存有戒心。

理·奥尔丁顿评论说，劳伦斯真是个天才，他能用一句话刻画一个人的全貌，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②小说读后掩卷回思，一些草草几笔带过的角色，如赫迈厄妮那个带来下议院气氛的哥哥，经常拧杰拉尔德小屁股的那个柯克太太，在市场上翻动床垫的那个年轻孕妇和她那个鬼头鬼脑的男人，不停卖弄俏皮话的乔

① 见弗丽达《不是我，而是风》，载《一份私人档案：劳伦斯与两个女人》。

② 见《一个天才的画像，可是……》。